



三峡移民外迁车队。

楠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道。

从1993年年底入驻，直到1998年调离，这五年时间，杨楠都一直在三峡坝区工作和生活。据他回忆，一个月通常有两三天假期。但考虑到回家交通不便，以及赶工期的氛围，他几乎没回去过。“20多年后再回想，三峡工程的建设过程非常‘热闹’。成千上万人汇集在此，大家都热情高涨。同时，整个过程又高度协调。”就这样，在与施工队日夜作伴的岁月里，杨楠见证了大坝逐渐被修筑起来。

三峡工程的建设，不仅规模大，难度同样前所未有。1997年12月11日，三峡大坝左岸厂房坝段，浇筑下第一方混凝土。这是为上述提及的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量身定做”的厂房。这种水轮发电机组，在当时代表了世界最尖端技术。

由于三峡水库平日正常蓄水位是175米，汛期来临时又会降至145米。二者间的巨大变幅，是一般大型水电站的二到三倍。这对水轮机组的核心转轮生产而言，又加大了难度。参与过三峡工程的哈尔滨电机厂工程师陶星明曾提出，核心转轮的建造，好比设计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既要让人在夏天穿，又要能在冬天穿，还要穿得舒服。此外，这些组成转轮的叶片，单个重达21吨，整个转轮更是重达450吨。而如此庞大的铸件，生产精

度往往又精确到毫米。

水机组的转轮生产，只是整个三峡工程建设难度的小小缩影。“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混凝土建筑物”、“拥有全世界泄洪能力最大的泄洪闸”、“全世界技术难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和升船机”……如今三峡工程所具备的这些头衔，其背后凝聚的是成千上万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结晶和建设者的劳动热情。

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三峡工程时指出：“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看了以后非常振奋。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行，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

如今，每年来到三峡坝区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坐在宜昌的三峡游轮上，不难听到导游向人科普：受水质影响，三峡的江水每年按季节不同而分为碧绿与土黄两种颜色。不过，无论江水是清澈还是浑浊，三峡两岸的汽笛始终轰鸣。长江水浪打浪，日夜奔涌向前。